

中国神话 哲学

叶舒宪
著

学 叶
术 舒
文 宪
集 究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叶舒宪
学术文集

中国神话哲学

ZHONGGUO
SHENHUA ZHIXUE

叶舒宪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神话哲学 / 叶舒宪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24-12840-6

I. ①中… II. ①叶… III. ①神话—研究—中国
IV. ① B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2572 号

出品人 | 宋亚萍
出版统筹 | 关宁 韩琳
策划编辑 | 王倩 张启阳
责任编辑 | 王凌 安怡
整体设计 | 开朗文化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读者

中国神话哲学

作者 叶舒宪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4-12840-6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 029-87205094



叶舒宪

北京人，文学博士。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中心主任、研究员。

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1999—2000 年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

2001 年英国学术院、剑桥大学访问教授；

2003 年、2010 年荷兰皇家学院访问教授；

2009 年台湾中兴大学客座教授。

著作有《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等 50 种，译著 7 种。

1966年夏，我挥泪作别生活了12个年头的首都北京，独自登上绿皮火车，观望着“西去列车的窗口”，转学来到陕西西安。这便是个人命运中与陕西这个省份结缘的开端。当时根本无法预料的是，1971年从西安市第四十一中学毕业时，本应随应届毕业生去安康修三线铁路，但因为体重不足80斤，没有去成安康，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昆仑机械厂当工人。1977年侥幸通过十年空缺后刚恢复的高考，1978年春季步入大雁塔南侧高校；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直到1993年“自我流放”海南岛，我连续在陕西生活了27个年头，其间只有一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半年在北京语言大学修英语，还有半年在澳大利亚访学。

这里的个人学术文集，是我早年写的十部书汇总，其中多为学术著作，有六部在上世纪90年代出过第一版，200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作为“新世纪学术文存”的个人著作选粹。当时再版的六部书是：

1.《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原型重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2.《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社会科学文库版，1997年。

3.《〈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发生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4.《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5.《〈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6.《老子的文化解读》，与萧兵合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以上六书，除了合著的《老子的文化解读》一书，将本人单独写的部分提取出来，改名《老子与神话》再版之外，其他五部书都是原样再版的。此次承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厚意，再度给我的学术著作结集出版，并在以上六书之外，又增加了21世纪初出版的四部书：

7.《两种旅行的足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8.《耶鲁笔记》，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

9.《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10.《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

其中两部是学术随笔：《两种旅行的足迹》是讲述20世纪90年代访学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见闻和札记。这次再版又补充了21世纪初年访学英伦的若干则笔记。《耶鲁笔记》是1999年笔者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在美国耶鲁大学短期任教时的学术随笔集。另外两部则是学术专题著作：《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是笔者第一次尝试出版的图文并茂之书，根据在耶鲁大学期间收集到的资料，用数百幅彩图呈现世界各地女神的风采，并从学术上描述当代风起云涌的女神复兴运动。《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则是我从海南大学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共同主持的第一个院重大项目中，由本人撰写的当代文化理论专题著作。

这十部书，从1980年代最早写出的《英雄与太阳》和《中国神话哲学》，到2008年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前后历时约20年，总体上可以呈现出个人所经历的学术成长之路：从早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本人在1983年发表的学士学位论文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探》），转向全面关注和译介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曾经特别关注的三大文学理论流派是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本人早年的学术起步期，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之外，也深受这三大理论流派的影响。如《英雄与太阳》和《中国神话哲学》两书，表现出神话—原型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相互融合的深刻印记；而《高唐神女与维纳斯》《〈诗经〉的文化阐释》等，则带有浓重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色彩。直到同时期或稍后写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阉割与狂狷》，以及在海南大学时主编的《文学与治疗》《性别诗学》等，仍然透露出相当强烈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加文化分析的治学倾向。

正是由于常年沉浸在多种理论与方法思路的训练和运用实践中，因此个人在问学道路上能有某种博采众长的经验积累，给后来的文学人类学一派跨学科研究，并努力创建中国版的文化理论体系，带来某种必要的前提条件。如今回头看，要总结归纳出以上十部书的共同旨趣，那就是为2009年正式提出“神话中国”理论命题，做出的前期铺垫和理论准备。从新兴交叉学科的意义看，则是给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文新学科——文学人类学——的问世，所做的问题探索和个案研究尝试。

2010年夏，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2017年冬，在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基础上，又组建起神话学研究院。2019年4月，神话学研究院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神话中国》在北京的三联书店问世。其宗旨是拓展并完善文学人类学派独家倡导的“神话中国”理论：神话并不是归属于文学的一个子类；神话是文史哲、宗教、

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共同源头。神话讲述活动大大早于文字的起源，它先是伴随着人类语言叙述能力的口传文化传统，在文字起源后衍生为书面记录的最早的重要内容。驱动神话发生发展的是初民的信仰观念和想象。

“神话中国”论旨在突显中国文化的上古时期并没有经历类似古希腊文明的哲学—科学突破为标志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特征是自古及今都被神话思维、神话观念和神话信仰所笼罩，包括“中”的神话地理观和“国”的神话政治观。主体民族“汉”的命名则起源于“天汉”的神话天文观。如果说中国有哲学，那一定是某种大大有别于西方哲学形而上思维传统的“神话哲学”；中国的正史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不断延续的“神话历史”。“神话中国”的第一神山昆仑，充分体现着华夏文明独有的万年玉石神话信仰驱动的国家级的资源依赖现象，其原型是盛产全球最优质透闪石玉即和田玉的新疆南疆“于阗南山”。从于阗南山即昆仑地区向中原文明输送和田玉的历史，便成为一部“玉成华夏”的4000年国史，其运输路径则成为德国人命名的“丝路”之中国本土原型。

回到对“丝路”的学术认知方面，正是在30年前陕西西安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1989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举办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文化研究中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基于对传统思维“东向而望”的定向模式的反思与超越意识，倡导一种向中国西部开放的反潮流新理念，并正式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理论设想。就连精神分析学的顶级释梦专家也不会预料到，30年前一个西部书生的斗胆梦想，竟然变成如今举世瞩目的现实景观。

如果说“神话中国”论要开启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知新境界，那么这种深度认知的模型，一定是始于30多年译介神话—原型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时摸索出的“模式构拟”研究范式。所不同的是，如今的“模式构拟”已经

完全依据本土文化传统的现实，升格为前文字时代“大传统”与文字书写时代“小传统”对接的文化理论体系。

以上对这十部书的来龙去脉的简要回顾，或已引出某种学术发展的前瞻意识。窃以为，在如今这个文化变迁速率大大超常的时代，治学者十分需要的就是这种基于学术史自觉的前瞻能力。

是为序。

作者

2019年4月25日于上海

神话哲学 (Philosophy of mythology) 并不是一个新名词,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谢林就写过以此为题的著作。20 世纪著名的德国学者卡西尔在其《象征形式哲学》第二卷的导论部分, 也是以“神话哲学的问题”为标题的。然而,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 在谢林和卡西尔的上述著作尚未有中译本的情况下, 神话哲学的提法毕竟还是很陌生的, 这一点, 只要浏览一下国内迄今可见的神话学方面或哲学方面的著作情况便可明白了。为此, 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本书标题的意义范围。

神话哲学这个汉语合成词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理解, 一是指神话之中所蕴含的哲学观念内容, 即神话中的哲学; 二是指对神话所做的哲学研究, 即神话的哲学。尽管这两种理解之间是相通的, 但毕竟还有侧重点上的细微差别。谢林和卡西尔主要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使用神话哲学的, 因此他们所说的 Philosophy of mythology 的准确译法似应是“神话的哲学”。本书则主要从第一种意义上来使用神话哲学这个术语, 侧重探讨的是中国神话中的哲学蕴含以及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神话基础问题。^[1]

[1] 本书所使用的“神话”一词, 限指自史前至上古时期产生的神话, 不包括后代历史上产生的带有神话色彩的作品。就中国神话而言, 主要采用先秦以前的材料, 适当兼及某些汉代、南北朝人的记载。

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意味着本书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既不是单纯的文艺学、神话学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哲学研究，而是旨在沟通本来就不分家的文、史、哲三大领域的一种比较文化研究的尝试，笔者的着眼点在于神话思维与哲学思维的渊源关系，在于神话中的哲学胚胎和神话向哲学的发展演化过程。为此，我不得不有意识地打破几个由来已久的学科界限。

第一个需要打破的界限是神话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长久以来，治中国神话的学者们埋头于神话材料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自20世纪30年代的古史辨派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当人们把神话仅仅当作神话来考据和研究的同时，似乎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作茧自缚了。针对此种情况，我提倡把神话作为前理论阶段的思维方式，作为前哲学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来研究，把神话学的研究重心从对个别神话本文的解释转向对神话思维的普遍模式和规则的探讨，转向对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国神话及中国哲学思想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探讨。这样一种探讨势必要把我们引向哲学的领域。在这里，同在神话学领域中一样，画地为牢的成见根深蒂固。在哲学家们看来，神话是初民幻想的产物，是同理性思维背道而驰的。自古希腊哲学家攻击荷马和诗人开始，直到黑格尔在其卷帙浩繁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宣告，神话不应是哲学史所关注的对象，这种将神话与哲学作为水火不容之物而割裂、隔离开来的态度，在人文科学界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偌大一部《中国思想通史》，一开篇便讲“西周官学”，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不过，自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眼界的扩展，也出现了要求打破偏见的呼声。18世纪的意大利学者维柯和20世纪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都以神话研究著称于世，并且都能跻身于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大师行列，这对于那些对神话不屑一顾的“哲学家”来说，具有充分的启迪意义。就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尤其具有启迪意义。如果说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在扬弃了神话思维模式之后发展起来的，那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直接承袭

神话思维模式发展起来的。^[1]原因之一是，中国汉字的象形特征使直观的神话思维表象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而语言文字作为思维的符号和文化的载体，必然会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潜在的铸塑作用。早期的中国哲学家如老子、庄子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神话思维的特征，而中国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如太极、道、阴、阳、五行、变、易，等等，几乎无一不是从神话思维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来的。对此，我将在本书各章节的探讨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加以阐明。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本书尝试从上古神话、礼仪、风俗、文字、建筑乃至考古文物中发掘哲学宇宙观的蕴含，可以说是一种追溯中国哲学史前史的努力。

第二个要打破的是语言学与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的界限。中国是世界上保留历史文献最为丰富的国家，围绕着这些文献，历史上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注释训诂学家，因此，“小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发达的学术领域。然而，如果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历代的“小学”大师们很少有人够得上“语言学家”的称号。理由是，“小学”家们大都埋头于微观的经文注疏或语音、语义考据，没有人曾考虑过宏观的语言问题。众所周知，研究汉语语法的第一部著作《马氏文通》直到清代才问世，而且是取法于英语语法研究而写成的。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超越时代去要求或苛责古人，这里提出的问题意在说明，中国的“小学”传统对现当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仍有潜在的副作用，即微观考据有余而宏观研究不足，这一缺陷在语言学尤其是古文字学研究中甚为突出。正像神话学家只把神话当作神话来研究，古文字学家也只把文字当作文字来研究，对形、音、义的发微索隐津津乐道，却没有想到语言文字本是思维的物质符号^[2]，而从思维规则的研究中所获得

[1]关于神话思维的初步探讨，可参看笔者与俞建章同志合著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一书第四章“神话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叶舒宪：《原始思维发生学研究导论》，《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

的启示足以给沉闷的古文字学打开一个新的领域，使学者们从对个别字、词的考究琢磨转向对文字发生的神话思维规则和象形字所由产生的原始表象系统的研究。这，正是本书所要尝试探索的又一个方向。既然是探索，就难免会有局部的失误，但我坚信这个方向是大有可为的，即语言文字学与思维科学的交叉结合，使微观的考证服务于宏观的理论建构，用思维科学的普遍模式来指导个别的微观研究。

第三个必须打破的界限是“国学”与“西学”之间的界限。本书题为“中国神话哲学”，也许有人会以为只是研究中国国粹的，其实不然，笔者力求通过人类神话思维的普遍规律来考察中国神话的哲学意义，因此必须以世界神话作为广阔的参照背景，同时广泛地借鉴和吸收当代国外人文科学发展中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文艺学中已经广泛使用的模式分析法，使古老的中国文献得到新的理解，为素以残缺、简短、含混而著称的中国神话材料构拟出原型模式系统，并根据模式的理论演绎功能，参照跨文化的（包括少数民族的和外国的）同类材料，对若干残缺不全或完全失传了的上古神话做出原型重构。虽然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中国的，但由于所使用的方法、术语和参照材料大部分来自国外，所以本书既可以说是西学中用的一个实例，也可以说是自觉寻求国际学术的共同语言，使中国神话、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走向世界的一种尝试。为了改变国内人文科学研究的封闭和落后局面，缩小同国际学术现状的差距，学习和引进国外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消化和吸收，使西学的方法同中国的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前人所未发，见古人所未见，这样才能真正确证中学与西学相融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避免“新名词轰炸”、生搬硬套的嫌疑或闭门造车，主观臆造体系的“六经注我”式偏颇。

在本书中，为了实现同国际学术相交通、对话的初衷，笔者特别注意引用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原型模式理论，并努力从这一角度出发重构出中

国神话哲学的“元语言”，以期超越目前国内神话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无规范、无系统的状态。所谓“元语言”（metalinguage）又称“后设语言”或“普遍语言”，按照英国学者哈特曼（R.R.K.Hartmann）和斯托克（F.C.Stork）的定义，“元语言”指用来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被观察的语言或对象语言）的语言或一套符号，如用来解释一个词的词或外语教学中的本族语。”^[1]他们还强调说，在语言分析中，把被语言学家观察的语言（对象语言）同语言学家用来进行观察的语言（元语言）区分开，是十分重要的。借鉴语言学分析的这一原则，我们可以说，在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寻找和确立一种同所研究对象的语言相区别的“元语言”是使研究趋向于规范化、系统化的重要前提。假如我们站在当代符号学家的立场，从比喻的意义上，把所要考察的神话或文化对象看作是一种“语言”，^[2]那么，什么才应是可供我们对这种“语言”进行观察、描述和解释的“元语言”呢？笔者以为正是原型模式。人类学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系统，是蕴含着意义、象征、价值和观念的系统，只有找到了凝聚着该系统的生成及转换规则的内在模式，这个系统才能得到理性的把握。

人类学家，甚至当他被土著生活的具体事件所吸引时也力图构拟出一种模式，使事件能够获得解释。模式一旦构拟出来，那些具体事件就显出了逻辑性，变得易于理解了。

构拟（formulate）这个术语很重要。……人类学家不能直接看到、听到或摸到一种模式，模式，就像规律一样，是一种依靠智力的建构，而不是认识到的事物。构拟模式或规律是为了解释事物，反过来，认识了的事物为构

[1] 哈特曼与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译文略有改动。

[2] 罗兰·巴尔特（R.Barthes）：《今日神话》，载《神话学》英译本（*Mythologies*），纽约，1977年版，第109页。

拟模式和规律提供基础。^[1]

可喜的是，在神话研究中，列维-斯特劳斯和埃德蒙·利奇等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已在模式构拟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结构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从事物之间的关系中考察事物。这一方法论原则已在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构成模式，而不只是罗列部分，是人类学家的一项基本任务。与此相反，探险者常常简单地记录某一集团的生活的不同部分，并不深入到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去。从一个探险者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某个居处于湿地平原的社会，那里种植水稻，保留着一夫多妻风俗……但我们不能了解这些风俗习惯有怎样的内部联系，因为这种分析不是探险者的目的。相比之下，人类学家感到不仅需要描述这些孤立的风俗习惯，还需理解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方式。……这样，他将构拟一个简明的模式。^[2]

这段引文中揭示的探险者和人类学家考察事物的不同方式对于我们的神话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方法论角度看，可以说迄今国内人文科学领域还基本处于“探险者”的水平上，远远没有达到系统观照的当代科学高度。究其原因，同我们前面说到的以微观的考据为特长的“小学”传统的影响不无关系。由此看来，走出传统考据之学的死胡同，构拟出一套具有深层解释功能的原型模式，确立考察具体的神话和文化现象的“元语言”，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势在必行的了。本书第一编副题为“神话哲学的元

[1] 皮科克 (JPeacock) 与基尔希 (A.Kirsch)：《人类的方向：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发展概览》，1980年英文版，第4页。

[2] 皮科克 (JPeacock) 与基尔希 (A.Kirsch)：《人类的方向：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发展概览》，1980年英文版，第5页。

语言”，意在突出构拟原型模式对于系统整理中国神话及文化遗产的方法论意义。打破上述三方面的界限，总的精神就是强调神话是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形态，是人类精神形态发展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神话同人类其他精神形态处于联系、渗透、转化的辩证关系之中。人类的精神形态归根到底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质制约着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特点，制约着人类精神活动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实践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实践和人的认识发展、人类认识诸形式的相互关系做出了科学说明。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实现上述三方面的结合就可以为神话哲学的研究制定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纲领。

本书的构拟工作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摸索，疏漏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我希望在这一方向上继续迈进，更希望能够觅得知音与同道。为此，恳请海内外专家、读者批评指教。

上编 易有太极

——神话哲学的元语言

THE FIRST PART

第一章 太一歌的启示

- 一、太一礼仪的人类学观 003
- 二、时空混同的神话宇宙观 012

THE SECOND PART

第二章 古文字中的宇宙模式系统

- 一、“昆”与“昔”——神话宇宙模式的垂直系统 021
- 二、“旦”与“百”（昏）——神话宇宙模式的水平系统 028
- 三、神、鬼、人的分野——神话的三分世界结构 037
- 四、作为文化元语言的宇宙模式 043
- 五、龙凤与鲲鹏——三分世界的动物象征系统 049

THE THIRD PART

第三章 原型模式与神话礼仪

- 一、东方模式：春天的神话与仪式 063
- 二、南方模式：夏天的神话与仪式 072
- 三、西方模式：秋天的神话与仪式 080
- 四、北方模式：冬天的神话与仪式 095